

# 卫士长谈毛泽东

权延赤 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

---

(京)新登字200号

· 卫 士 长 谈 毛 泽 东

Weishizhang tan Maozedong

权延赤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241,000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2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 000

ISBN 7-200-02237-3/I·259

定价: 8.40元

毛泽东生前曾对跟随他十五年的卫士长李银桥说：“银桥，我和我家里的事情瞒天瞒地瞒不了你。”“我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写我，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写，要如实写。”

J04/02

# 目 录

卫士长谈毛泽东 ..... ( 1 )

巨人的魅力 ..... (155)

# 卫士长谈毛泽东

## 前 言

李银桥，跟随毛泽东十五年，先后任卫士、卫士组组长、副卫士长、卫士长。毛泽东曾对他说：“银桥，我和我家里的事瞒天瞒地瞒不了你。”又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写我，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写，要如实写。”1962年，李银桥离开毛泽东时，毛泽东又说：“你走了，我这里不要卫士长了。你在这里干得长是因为我们合得来。在你之后，我不会再要卫士长了。”所以，李银桥成了毛泽东最后一名卫士长。

我和李银桥建立起友谊和信任之后，向他提出有关毛泽东的一连串问题。我作好了碰壁的准备，因为我的问题有一些实在是带着作家

个人浪漫色彩，诸如：毛泽东的性格特点是什么？你见过毛泽东面对死亡时的表现吗？你见过毛泽东哭吗？你见过毛泽东发脾气吗？毛泽东最喜欢什么？最讨厌什么？你见过毛泽东跟江青吵架吗？等等，等等。

然而，我的担心多余了。卫士长对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作了认真的回忆，并且尽自己所知作了诚恳、坦率的回答。于是，毛泽东在我心目中变得具体、鲜明、有血有肉了。

我自信，对于我提出的那些问题，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会表现出同我一样强烈的兴趣。我愿意将我的提问和卫士长的回答一一写出来，让每一个炎黄子孙都看到。

## 一、毛泽东最大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挑战。迎接挑战。

这个问题，从毛选上就可以得到答案。毛泽东对于国民党的挑战，可以说是针锋相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是强者。就我所见，他从不认输，从不在任何屈辱的环境下低头。干任何事情，不获全胜他是不肯善罢甘休的。

战争年代，他总是以最大的勇猛精神去迎接挑战。他藐视敌人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未来。他为自己内心深处不可动摇的信念所驱使，常常会有惊人之举。

1947年元宵节后，胡宗南调动二十三万人马，分五路进攻边区，并在西安集中一支伞兵，准备突袭延安。

彭德怀获悉情报，忙调一个团守卫延安机场，防敌空降，并亲自劝说毛泽东尽早撤离延安。

毛泽东说了两句话：“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呢。”

当时，警卫人员以为毛泽东只是笼统讲的一个精神，只是战略上蔑视敌人的意思，并未当真。彭老总却立刻认真了，声色俱厉嘱咐警卫人员：“主席一向说到做到，一向不顾个人安危。我们党要顾，你们要顾！不许由着他的性子来，必要时，你们抬也要把他抬走！”

事实很快证明了彭老总的认真有道理，证明了毛泽东是怎样一个“性子”。

3月13日，胡宗南十四个旅兵分两路，向延安发动猛攻。五十多架敌机整天轮番轰炸。警卫人员几次请毛泽东转移，他不走，总是那句话：“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呢。”

一颗炸弹就落在毛泽东的院子里，爆炸声中山摇地动。毛泽东当时一手端茶杯，一手抓笔在地图上画。爆炸的烟雾使窑内一片昏暗。烟尘散去，毛泽东左手仍然端着茶杯，地上没有一星茶水洒出。笔仍在地图上画，那条调兵行进路线没打一点折扣！当时，受爆炸惊吓之后的工作人员们见此情景，不由得又吃一惊，被毛泽东安详惊得目瞪口呆。

警卫参谋贺清华拿来一块落在院里的锯齿状弹片给毛泽东看：“主席，多险哪，你必须马上转移了！”毛泽东接过弹片掂一掂，咧嘴一笑：“好嘛，能打两把菜刀呢。”

16日中午，毛泽东正同周恩来、彭德怀谈战争，谈到上

星期举行的保卫边区动员大会，步枪、红缨枪挺立如林，口号声震天动地时，毛泽东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其势如暴风骤雨……”话音未落，敌机投下的两颗重磅炸弹在门前不远处同时爆炸。门窗玻璃全部震碎，气浪像强台风一样冲进来，窑洞受到震荡和冲击嗡嗡作响。警卫人员猝不及防。气浪过去再看首长，毛泽东用手将身上的尘土轻轻一拂，笑道：“他们的风不行，连我一个人也吹不动。我们的风起来就不得了，要将他们连根拔哩！”周恩来和彭德怀都放声大笑。

傍晚，新四旅的干部来了，汇报完西华池战斗的详细情况后，又纷纷劝毛泽东马上撤离延安。毛泽东将手一拂，接着又在桌上轻轻一击：“不要说了。我有言在先，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

至此，我们才明白“有言在先”的分量，才明白彭老总何以那么着急。

18日黄昏，毛泽东正同王震谈话，东南方向枪声大作，敌人先头部队已经进犯到吴家枣园。

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彭德怀跑步赶到。彭老总是个急性子，说话像打机关枪一样快。他极少有这种焦急跑步的情况，喘着粗气吼：“怎么主席还不走？快走快走，一分钟也不要呆了！”

同志们都感到了形势的严峻。龙飞虎来不及报告，破门而入：“主席，彭总发脾气了，请你立刻出发。”

王震忙说：“主席，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你必须尽快撤离。”

周恩来也劝：“主席，时候到了，该走了。”

毛泽东稳稳坐在椅子上，问：“机关都撤完了吗？”

“早撤光了。”好几个喉咙抢着回答。

“群众呢？”

“走了，全撤离了。”

“嗯。”毛泽东满意地哼了一声，“好吧，吃饭！”

毛泽东有言在先，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现在已经是最后一个撤离。可他又要吃饭！糟了，首长和卫士们突然想到毛泽东还有一句话，他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呢！

枪声已经近在耳畔，一阵紧似一阵，中间还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同志们火烧屁股一般急。饭菜早已装在饭盒里准备带到路上吃，这时不得不拿出来，匆匆摆放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吃饭本是狼吞虎咽，有名的快。今天同志们越急他越吃得慢条斯理。他是下决心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

周恩来把彭老总请来了。彭老总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吼起来：“主席怎么还不走！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部队代你看了，你一分钟也不要呆了，马上给我走！”

毛泽东望望心急如火的彭德怀，固执地继续往嘴里拨饭。彭德怀像是要去夺他的筷子，到底还是忍住了，蓦地转脸，瞪起眼朝秘书和警卫人员吼：“还愣什么？把东西搬出去！”

秘书们急忙清理办公桌，而窑洞外，汽车马达已经轰隆隆震响。

毛泽东皱了皱眉，说：“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带不了的书籍可以留下摆整齐，让胡宗南的兵读一点马列主义也有好处。”

毛泽东放下筷子，环顾一遍打扫过的居室，一声不响地走出窑洞。他先打量一遍周围每个人，然后双手一背，久久凝视宝塔。他吮了吮下唇，喉咙里咕噜响着吞下一口唾液，将目光转向枪炮大作、曳光闪耀的东南方。良久，他的嘴角一沉，出现两道表示轻蔑的深深的纹路，对站立身边的周恩来及所有工作人员说：“我本来还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可是彭老总不干，他让部队代看。我惹不起他，那就这样办吧。”

毛泽东走近吉普车，登车之际，突然转回头，发表宣言一样大声说：“同志们，上车吧，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

为了这一句“有言在先”，一年后周恩来不得不大费心思。那时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宜川战役，歼敌五个旅，击毙29军军长刘戡。西北战场转入大反攻，全国军民都转入大反攻。延安已是指日可下，但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局又要求毛泽东尽早东渡黄河，到一个对指挥战争最方便、最有利的地方。

若依着毛泽东的性子，他有言在先，那是非回延安不可的。为了劝毛泽东过黄河，周恩来与任弼时反复研究，做了充分准备。幸亏毛泽东“有言在先”不少，其中一句是“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周恩来深知毛泽东的性子。他先问毛泽东宜川一役，可以不可说打败了胡宗南？毛泽东说：“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周恩来抓住机会马上

说：“主席讲过，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现在打败了胡宗南，为了夺取全国胜利，我们的前、后委与工委应该合并到一起了。”于是，周恩来要说的话就让毛泽东先说出来了：“那么说，我们要离开陕北了？”周恩来立刻点头：

“对，中央留在陕北的目的已经达到，需要到一个对指挥战争最方便、最有利的地方。”就这样，毛泽东没有回延安，东渡黄河去了西柏坡。

在最艰难的时刻，毛泽东不肯离开陕北，明确讲了两条理由，我至今记忆犹深。他说：“好多地方来电报，催我过黄河。中央有个安定的环境，对指挥全国作战也的确有好处。不过，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二十多万人马，我们只有两万，陕北的比例是十比一。我们其他战场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不这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他的‘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点压力。”

撤出延安后，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一次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个常委作了明确分工。毛泽东说：“现在我党面临的任务很多，但是第一位的是从军事上打败国民党蒋介石。没有这一条，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全国的军事指挥。他是事实上的最高军事统帅。由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工作。我在毛泽东和周

恩来身边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那种全局性的战略决策自不必说，就是各战区的各个战役，凡是能说出名来的战役，几乎无一不是由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作出决策，甚至制订出具体详细的实施计划。毛泽东曾对王震说：“到哪个地方都有电台联络。我在陕北，天下大事我都可以知道。”无论哪个战区的战役一打响，电台都会格外忙碌。比如辽沈战役，据我所知毛泽东一共向东北战场发出电报七十七封，全部自己动手，像你们文人写小说似的，不仅构思好整体框架，还想好了细节，甚至细到总攻发起之前士兵饭碗里有没有肉。没有肉就杀马吃！

毛泽东转战陕北，前半年最紧张。先后搬迁过十二个县，三十七个村镇。几乎没有一天身后不背着胡宗南四个旅或七个旅甚至十几个旅的追兵。既要对付眼皮下的敌人，又要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但毛泽东从容不迫，应付裕如。

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说：“通常，我们对战时领袖的评价高于和平时期的领袖，部分原因是由于战争必然带来戏剧性的事件。”又说：“战时的挑战使领导人所显示出来的品格易于衡量。”这话不无道理。

打沙家店战役时，我们住在梁家岔。距沙家店不到二十里。战役计划是毛泽东想好，与周恩来研究后，向彭德怀下的命令。这一战役于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毛泽东十分重视。从杨家园子前进到梁家岔之后，毛泽东立刻与彭德怀通电话，作了许多具体指示，很详细，连挖不挖战壕，挖在哪里都讲到了。

沙家店战役打了三天两夜，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

上床，不合眼。吸掉五包半烟，喝掉几十杯茶。歼灭钟松36师，俘敌六千余人。

毛泽东就是这样迎接挑战、指挥战斗的。毛泽东渴望挑战的这种性格，我想可借用高尔基的一句名言来形容——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战争时期毛泽东面对的挑战是巨大的，包括抗美援朝。和平时期的时候怎么样呢？我看有些挑战也很有戏剧性。面对这些挑战，更能反映出毛泽东的性格和本色。

记得是1955年，毛泽东派我回农村探亲。他的警卫中队的成员是全国各地一个专区选一个。领导上陆续派出不少人休探亲假，都是带了任务去的，要求我们做农村社会调查，要求讲实话。

休假回来，我向毛泽东汇报农村形势。他听过之后，表扬我几句，然后吩咐：“这两个月有什么事，不要叫人再找我了。我要专心搞合作化呢，不会客。”

那段时间，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材料一摞一摞的，都是八开大的清样纸，别的什么文件也不放。他整天呆在屋里，夜里写，白天上午写。下午偶尔睡几小时，起来又干。一连十几天他没同我说话，给他送茶也不看你一眼。他身体的疲劳与精神上的兴奋同样明显。他在追求心中的目标时总是这样一种表现。

暑天到了，中央统一安排首长们去北戴河。我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说：“好吧，我们到海边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就要到了，我们到有潮水的地方去。”他在讲这些话时，两眼闪闪发光，带着一种孩子般天真烂漫又是扑朔迷

离的神情。好像在他的面前施了魔法似的，忽然展现出一个辽阔灿烂、美妙无比的世界，他在向那神秘诱人的未来倾诉着悄悄话。毛泽东一生都是未来世界的情人。我这样说你理解吗？

良久，毛泽东仿佛刚从美妙的遐想中醒过来，指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材料说：“你给我带上这些材料，不要搞乱。”

毛泽东有两个一米见方的书箱，叫现在的年轻人看只能做包装箱。但这是毛泽东的书箱，出门必带。里面装的通常全是书，这次装的全是材料和他写的稿纸。我将材料仔细定好顺序，用纸条分隔、标明，小心翼翼装箱。到北戴河后，又照原秩序位置原格式恢复在他的办公桌上。那材料都是各省、各地区送来的有关合作化的报告。现在看来，其中不乏头脑发热、弄虚作假的“杰作”。当时我没看出来，毛泽东大概也没发现。

我们住在浴场一号，是掩映在一片小叶杨树林中的一栋小平房。毛泽东住东屋。毛泽东喜欢住东边的房间，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里是这样，外出也是这样。他除了游泳便是整天坐下来写，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人外，其余人一概不见。

我发现一个规律：毛泽东心潮澎湃之际，便挥笔如飞，昼夜不停。当他的冲动再也无法从笔下宣泄出时，便突然起身，投笔奔向大海，到浪涛里去搏击。

可是，起台风了。驱散了暑气，也卷走了光明。一卷卷、一团团的乌云疾驰奔跑。狂风呼号，大海咆哮，雷电交加，暴雨颠狂！整个世界变成了一曲激昂、热烈、疯狂的音

乐。这种音乐对毛泽东无疑是有影响的。他仍在写，并不朝窗外望。可是他越写越快，胸膛也在微微起伏。蓦地，那惊人之举发生了。

毛泽东突然将笔掷在桌上，奋然起身：“银桥，我们游泳去。”

“啊？”我叫出了声，不啻遭了落地雷，“游……游泳？这……这天气游……游泳？”我梦呓一般喃喃。

“这天气不是正好游泳吗？”毛泽东居然微微一笑，嘴角朝下撇去，下颊两侧便起来两道我所熟悉的藐视一切的纹路，“又不是小脚女人，还怕吹倒了不成？”

“不成，绝对不行！”我梦醒一般叫起来，几步抢到他面前，挡住去路。小脚女人，他怎么会想到小脚女人？“我决不允许你去！”

我是有这个权力和本事的，这是组织上给的。建国后，毛泽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丧失了行动自由”。没有警卫部门批准，他就出不了中南海，出不了家门。我调来卫士，在毛泽东面前横起一道长城，无论他怎样焦躁、怎么发脾气，这道长城也不会为他开门。这种时刻我不能听毛泽东的话，只能听罗瑞卿的话。罗瑞卿向我们下令：“一天二十四小时，你们一分一秒也不许离开主席。要看紧，要不惜一切代价拦住他，保护他，决不许他下海！”

毛泽东精力超人，二三天、四五天不睡觉是常事。我们过去是四班倒，现在怕一个人拦不住，只好都陪他。这下子可累惨了！何况，他每次冲动起来都会和我们卫士对峙一番，较量一番。我们怕他“寻机溜走”，眼也不敢眨一下

啊！

台风终于过去，云散日出。可我们却更紧张了。因为海面上的风至少还有七级，大海上翻腾的波涛仍是直达天穹，因为毛泽东见到阳光会更坚持游泳，更不好阻拦。

果然，上午10点钟，毛泽东又提出要去游泳。我们早有准备，立刻横起“长城”，并且由保健医生徐涛陈述不能游的理由。他是知识分子，比我们词儿多。他讲了三条不能游的理由。千不该万不该讲那个第三条理由。他说：“第三，一场大风雨，冲上来很多贝壳，海滩不平，会扎脚绊脚。李维汉就是摔了一跤，摔断了腿。那还是风平浪静的好天气呢……”

“哪个？”毛泽东一下子睁大了眼，目光咄咄逼人，“他算什么？李维汉摔断腿我就要摔断腿吗？你这么说，我今天是非游不可！”

毛泽东愤然起身，我们慌忙横在他面前。他只说了一句：“下去！”便照直走过来，好像他面前是一片无遮无挡的旷野，脚下一条笔直平坦的大道，好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他的目光下紧张了，害怕了。好像过来的是一列带着呼啸声的特别列车，而我们简直成了几只螳螂。我们步步后退，终于在门口闪到两边，以免被“碾得粉碎”。

事已至此，别无选择。我立刻命令卫士们作好一切准备，带了浴衣、毛巾、救生圈和白酒。徐涛带了药箱和一应急救药品。警卫中队早已被惊动，紧急动员，追上来簇拥着毛泽东奔向大海。

一旦面对大海，我立刻紧张战栗了。深黑色的海水猛烈地起伏翻腾。长列的大浪头绵延几百米，一道接一道地从天际翻滚过来，咆哮着，飞一般扑向沙岸。满耳轰轰巨响，像大炮轰鸣，像森林呼号，像万千头巨兽吼叫着围逼进迫而来。强劲的海风将泡沫水珠卷起，吹出几十米，雨点般打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由得朝毛泽东挤靠过去。

毛泽东凝视大海，胸膛起伏，呼吸有声。他两眼眯细，目光灼灼，漾出一种战士冲锋陷阵时所特有的那种锐气。这种较量前的对峙是短暂的。毛泽东两手轻轻一分，分开拥挤身边的卫士，一声不响脱衣服。这种沉默更具有撼人心魄的分量和魅力。我们像听到冲锋号，将心一横：刀山火海也得闯了！纷纷以最快的速度脱剥了衣服。紧张、兴奋加之被风吹来的冰凉水珠，激得我们无一例外地浑身颤抖。

都脱光了。毛泽东扫视我们一遍，嘴角忽然漾出一丝微笑：“你们害怕吗？”

“不怕。”我们的回答不整齐也不响亮。

“你们可以跟我走，也可以不跟我走。可以在岸上看，也可以回去。”毛泽东淡淡说罢，转身便向大海走去。他身体魁梧，腹部稍稍隆起，走路的姿势不大好看，稍显后坐的样子。但是这种姿势立得稳，七级风奈何不得他，身后的沙滩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足迹。

卫士和警卫人员像听到号令一般冲上去，簇拥到毛泽东前后。七八名青年警卫一字排开在毛泽东面前，抢先向大海冲。我们四五名卫士围护在毛泽东左右和身后，大踏步走，赴汤蹈火一般。